

诗里看月

陈振林 编著



九州出版社

诗里看月

陈振林

内容简介：

《诗里看月》是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得者陈振林的最新作品自选集，特别适合青少年朋友阅读。作者集教师与作家两种角色于一身，善于从教育小事件中捕捉创作素材，乐于从身边小故事里剪接创作原型，精于从生活小水滴上摄取创作灵感。所选作品，菁菁校园中见证着成长奇迹，悠悠故乡里飘荡着少年情怀，片片浪花上写满生活美丽。

目录

微型大观

董平柏老师
黄老师
老侯
诗人雪川
和喜
标签
唐善龙
最美的天使
原来你是同伙
我只想唱歌
关爱
光头美丽
一块玻璃值多少钱
失手的扒王
就是你的错
寻找失主
旗袍
不可以
木槿
刘家少爷
大钥匙
寻找U盘
寻找刘君实

故园碎片

在心头植一株清莲
诗里看月
卖柴
怀念书信
蝴蝶的季节
姆妈
四十不惑说过年
清明一霎又今朝
多姿多彩影视剧
魂牵梦绕小人书
我的幸福我的家
我的村子我的爱
我的小学我的情

我的快乐我作主

短篇撷珠

老师您好
语文老师
我们的孩子
又甜又圆大西瓜
回家过年

微型大观

董平柏老师

董平柏只是我的阅卷老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县一中读书那会儿，董平柏就在县一中做老师。但他没有给我上过课，只是在每次的月考试卷上交后，老师们集体流水阅卷时，他应该是阅过我的试卷的。

我们学生都认识董平柏，他像只有一套西装似的，见到他的时候，他总是西装革履的。西装是深黑色的，大红的领带，很是耀眼。只是衬衫不是那么洁白，灰不溜秋地，像狗肝颜色。这让我们都记住了他。

我确实没见过他上讲台。我是语文科代表，常常进老师办公室送作业。我进办公室的当儿，好多老师都进教室上课去了，就只剩下了董平柏一个人伏在一个靠墙的桌上写着什么。我打报告进去的时候，他头也不抬地说一声“进来”。我问过班上的好多同学，董平柏老师为什么不上讲台讲课呢？知道根底的天平说，知道不，董平柏只是县水利学校毕业的，中专学历，能在这省级示范高中做老师么？我们就都说，那肯定是不行的，得有大学本科学历才行。

我高中毕业后进了大学，一年暑假我回到高中母校看望老师时，就看见校门前的名师榜上，有一张董平柏的大照片。想不到，董平柏成了名师了。那照片，还是黑西服、红领带、灰衬衫，衬衫明显干净得多了，那样子似乎更潇洒了。我正疑惑着，在学校旁的单身教师宿舍前见到了董平柏那熟悉的身影。他三口之家挤在那间单身宿舍里，房门没有关。正是中午，他的爱人和三四岁的女儿在床上睡午觉睡着了。房间里没有蚊帐，他就坐在床边，拿着一把芭蕉扇，替那母女俩扇着风，驱着蚊子。他空出的左手上，拿着一本线装书；就着昏暗的光线，他正在津津有味地看着书。隔壁的宿舍里，正在播放世界杯足球赛，不时地传来阵阵呐喊声。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了母校任教，和董平柏成了同事。我报到的当天，和他亲热地打招呼，不想他却不大理睬。他正忙得满头是汗，拆卸了几台收录机，也不知他在鼓捣着什么玩艺儿。第二天，他拉过我：“欢迎你来啊，送你件礼物，是一台电视机哩。”我一看，就是他昨天鼓捣的玩艺儿。一插上电，玩艺儿里跳出了人影。这个董平柏老师，居然自个儿做了一台电视机。

然后我就知道了他恋爱的过程。他的老婆娟子，是他从情敌刘小天手中抢过来的。之前，他，娟子，还有情敌刘小天，都是同学关系。娟子先是跟了刘小天，两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居然被他给挖了墙角。挖墙角的行动只一次就成功了。当时我们在大学都还不知道怎么过情人节时，他用一个月的工资过了回情人节，全买了红色的玫瑰送给娟子。那晚他在娟子的门前等了一宿，送出了玫瑰，换来了老婆。

他家的洗衣机坏了，会做电视机的他居然不会修，请来了学校物理组的吴老师帮忙。吴老师一上完课就来了，饿着肚子，拆卸，安装，忙了两个多小时，替

他家修好了洗衣机。他呢，坐在一旁的小凳上，手中拿着一本《中医理论基础》，正钻研哩。吴老师说修好洗衣机了，他说“好，好”，又说：“你知道不？我家是中医世家，我能给你瞧病呢。”吴老师说要走，他拦住了：“别，别，你替我修好了洗衣机，我得给你特别待遇。”吴老师心想，这下肯定会邀几个同事去餐馆啖一顿，就在一旁等。董平柏不慌，搬了把椅子，让吴老师坐下。他又慢慢地用温水洗了手，搬过一个长盒子，从长盒子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把京胡。他坐下，悠悠地拉起了京胡名曲《夜深沉》。曲声婉转，时而飞扬，时而低沉。吴老师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董平柏沉浸在他的京胡声中，陶醉了……

我在县一中上班的第二学年，就不见了董平柏。一问，才知道他已经调到省城最好的一所高中去了。那年十一月，学校派我到省城学习心理学，是一个硕士研究生班课程，我不情不愿地去了。不想，就在培训班的第一排，我看见了董平柏。他见了我，很是热情，说：“做老师的，学学心理学肯定是有好处的。这次学习我是自费来的，你知道我为什么学习心理学吗？我也学中医，常常觉得，人的好多疾病，不是用药来治好的，心病啊，就得用知心话来医才好啊。”说完，他哈哈大笑，快五十岁的人了，像个孩童一般。

今年县一中要举行百年校庆，我联系上了他，请他回来参加校庆。电话接通了，他手机里传来嘈杂的声音：“校庆啊，我一定来。我现在正在北京挤公汽呢，呵呵，我正读博士哩……”

今年校庆时一定能见着他的。

又想起来，董平柏是教英语的。

黄老师

黄老师是我的老师。

那是县一中开学的第一天，我们急匆匆地往教室赶。偏偏，狭窄小道上，有个老头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老头凌乱的头发，黑厚的额头下戴着副厚厚的眼镜，一手托着个酱油瓶，一手捏着几张零钱，想是刚才上商店买酱油了的。厚厚的眼镜片，厚厚的酱油瓶底，我们扑哧笑出了声。老头忙不迭地让开了路。几分钟后上课铃响，是语文课。进来个老头，居然就是刚才路上遇到的那老头。头发还是那样地零乱如鸡窝一般，居然，穿着双皮鞋却没有穿袜子。

这就是我们的黄老师，黄光熙老师。

没有严肃的上课仪式，黄老师开始讲课。讲的是朱自清先生的《绿》。黄老师眉飞色舞，口若悬河，泡沫星子时不时地溅在前排同学的课本上。说朱先生笔下的“绿”呀，是任何人都描摹不了的，如果想描摹，一定是青蛙掉在了醋坛子，酸死了。我们哈哈大笑。

再来上课，他仍然是凌乱的鸡窝式头发，仍然穿皮鞋不穿袜子，但我们喜欢听他的课。我鬼使神差般地还成了语文科代表。一次送作业进他家时（那时教师在家里办公），他正蹲坐在小板凳上埋头洗衣服。好大的一盆子衣服，应该是一家人的吧。送了几次作业，我从没见过他的孩子们，更不用说见到他的爱人了。倒在他的书桌上看到了他写的文章，字是端端正正的蝇头小楷，文是清清爽爽的哲理之文。我真怀疑是出自他之手。就在一张随意扔丢的《羊城晚报》上，我翻看到了一篇署名“黄光熙”的3000多字的散文《经年》。

临近期末，我又去送作业，他递给我一本书：“明天我就不能给你们上课了，送本书给你做个纪念。”书名叫《江城旧事》，书名下边赫然印着“黄光熙”三个字。

第二年的春天，我们走进校园，再次看到的黄老师，居然推着个小烟摊在校园里穿梭。于是，每天的早上六七点、晚上八九点，伴着一阵阵的车轱辘声，我们就知道是黄老师的小烟摊出摊、收摊了。

他为什么不教我们了呢？我们疑惑。

毕业后的一个中午，我路过县汽车站，见一家小商铺挂着“黄老师烟摊”的招牌。会是我们的黄老师吗？我想。探过头去，果然是他，正埋头清理着一盒盒香烟。他的头发，已经分成三七开发型，衬衫比以前洁净多了。

我没有打扰他。同行的朋友说，这黄老师呀，烟生意赚票子哩，他讲诚信，从不卖假烟，买烟的人很多都愿和他做生意的。

又过了五六年光景。我到县城有点事，在汽车站门面，却没有看到“黄老师烟摊”了。问了问隔壁门面的女人，说：“他的儿子不争气，弄了好几箱假烟来卖，他认为坏了他的招牌，早不卖烟了。再说，这老头也忙着结婚哩，前前后后结了八九次婚了，上个月又请了婚酒，我还送了礼金的……”

前年九月，我调到县城一中工作，在一条小巷，看到一家“黄老师足道馆”的招牌。我心里一惊，莫不是我们的黄老师？我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在一本《中国足疗》杂志后面露出了一张脸，正是黄老师，在津津有味地看着《中国足疗》

杂志。

“来了。”他说，他居然还记得我。

“看看，我在《中国足疗》上发表的足疗研究文章。”他又说，“今日个我来为你做次足疗……”

“不了，我还得上班哩。”我说。

“在哪？”

“县一中。”

“做老师，做老师好哇……”黄老师说。我分明看到他厚厚的镜片里有团雾气似的。

老侯

老侯不老，刚刚四十出头。

许是秃头的原因，乍看上去，老侯五十挂零了。粗短的身材，一年四季裹着深黑的衣服，当然，在秋冬时节偶尔会系上根鲜红的领带。宽宽的额头下闪着一对灵动的黑眼珠，这是陌生人见老侯时觉得最生动的部位，眼珠上写着老侯的不俗。脸上总是漾着浅浅的笑，笑得深了，就有小小的酒窝，如婴孩般可爱。一支烟，总是被老侯魔法般吸在身上，不是挂在厚厚的双唇，就是拈在粗粗的右手食指与中指之间。

“老侯的笑声里总是冒着呛人的烟味儿哩。”好多认识老侯的人都说。老侯是学校语文组的老师，我的同事。

认识老侯的人都叫他“侯哥”，许是和孙大圣“猴哥”谐音吧。于是，理所当然地，学校里男女老少，异口同声地称他“猴哥”。猴哥，当年西天取经小组的大师兄哩。大师兄也确实不是浪得虚名。十多年前，在省城的一次骨干教师培训会上，我遇到老侯，我以为他和我一样去参加培训的，谁想他竟一屁股坐到了主席台上，口若悬河般讲起了语文教学。培训会上的资料，就是老侯发表在国家级重点期刊上的论文。

可是，想不到，几年之后他和我都先后调进了县一中。更想不到，这个老侯，居然喜欢打架。那是我和老侯在县一中的第一次见面。办公室里，老师们为试卷上的一道选择题争论不休。争来争去，老侯和一个年轻老师“亲密”地动起了拳头，两人一起滚到了地上。好在上课铃声及时地响起，老侯爬了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土，拿起课本，一溜烟地进了教室。第二天，老侯拉着那年轻老师叫道：“哎，打乒乓球去吧，咱俩一决雌雄。”身后留下一串散发着烟味的笑声。

老侯嗜烟，但又舍不得抽好烟。偶尔有了一包价格贵一点的烟，他就会拿到小卖店去换三四包便宜烟。“这节约了不少哩。”老侯呵呵笑着说，“要是没有这烟啊，我的那些文字怎么能整出来？”学校教职工大会，老侯的身边照样是烟雾缭绕，领导在主席台发言才一半，他怪愣愣地递出张纸条：

一梦红楼幻且真，炎凉写尽著奇文。珠玑字字见真意，一节一读一怦然。

想不到这是老侯写诗的好时机哩。平时课上完了，老侯也会点燃支烟，写上首诗。写完了，传给同事们看。自个儿将脱了鞋的脚放在办公桌上，洋洋得意地抖起来。仔细再看，抖动的双脚上的袜子，分明有几个破窟窿。

“校长来了。”有人喊道。

老侯慌忙拿下了双脚，塞进那双似乎几个月没有擦过的皮鞋里。一看，校长没来，得知是有人故意开玩笑，老侯便扯开了嗓子：“上个月校长和我一同去省城，说有机会提拔我，我说你比我大一岁，我要你提拔个屁……”大家正想着听下去，却没有了声音。一会，有浑厚的男中音响了起来：“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老侯唱起了歌，于是有人开始收钱：“老侯卖唱了，老侯卖唱了。”大伙笑嘻嘻地递过几张毛票，放学时就有了路边小店的一顿饱餐。

老侯读过不少的书，现在也读。高深莫测的《庄子》，他居然能背诵十多个

篇章。他住在学校校园的时候，常常听见有人大声地诵读文言文，只闻其声不见其人，那人就一定是老侯。好读书的老侯也写书，居然编了本《中学汉语教程》，让高考学子好生钦佩。我一见到这本书，就想，这真出自于那个好打架的老侯之手么？

去年下雪天，有人拿气枪在校园打鸟，老侯冲了过去，大叫：“不准打鸟！”那人回道：“老子打鸟关你屁事？小心老子打人。”老侯挺了挺不高的身躯，拍了拍胸脯：“来吧，朝我这儿打。”打鸟人看这架势，慌忙退出了校园。下午语文组老师聚餐，正好有人点了卤鸟这个菜。才端上桌，老侯徒手抓过一只鸟就往嘴边送，我按住了他的手：“上午不是劝人莫打鸟么？”老侯轻声说：“哎哟，君子远庖厨嘛，主张不打鸟是对的，但有人打了，吃还是要吃的呀……”一会老师相互敬酒，老侯只是舔一舔。突然一女老师站起来敬酒：“侯哥，为你上午的勇气，敬你酒，你慢点喝哟。”谁知老侯端起酒杯，一仰脖子，喝了个底朝天，脸上喝得一片绯红。

去年年底，老侯买了新房子，搬出了校园。住新房是要请客的，但老侯一直不请，说：“我买了房子没钱买家俱，请什么客啊？”谁想，昨天他身上背了个背包来上课，背包里背着台手提电脑，一万多元哩。

这个老侯！

诗人雪川

诗人的名字叫雪川。

雪川本不是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郭三立，他爹上街买了两斤肉请村里的老先生翻了几天的线装书给取的名儿。他上高中的时候，心血来潮写了几句诗：

涂满彩色的梦想
在雨的季节里生根发芽
杨柳岸边的晓风残月
在雨的季节里灿烂如花
那父母眼角黝黑的微笑啊
在雨的季节里 成了我们
奔腾不息的骏马……

小诗的末尾署名就是“雪川”。当晚，他的这首小诗在班上被传抄了个遍。他觉得写诗的感觉多美好，他觉得这叫“雪川”的感觉多美妙。第二天的作业本上，他端端正正地在封面姓名栏写上了“郭雪川”三个字。他想起那著名诗人郭小川，这下，这郭雪川的名字也算是个诗人的名字了吧。

雪川成了诗人。

他写情诗。要好的哥们儿楚林看上了邻班的班花云霞，就说：“大诗人，帮帮忙吧。”一会儿，一首情诗出来了。楚林忙着抄上一遍，送给云霞。过了几天，楚林又找上门来了：“哥们儿，再来一首吧，你的诗可真管用，还不说，这云霞对我好得多了，和我的话儿也多了起来。”雪川不出声儿，十多分钟，像写作业一样，又一首诗出来了。楚林又抄上一遍，跑着去送给云霞。

雪川清楚地记得是帮楚林写第十首诗的时候，那个叫做云霞的女孩子找到雪川，递给他一张小纸条：放学后小树林见。雪川激动不已，想想，那个年代一个女孩子给了男孩子一张约会的请帖，那是多么难得的事儿啊。下午的课雪川压根儿没心思上了，他等着和班花云霞见面的时刻。

月上柳梢，人约黄昏。云霞见面的第一句话就说：“谢谢你大诗人雪川，你写给了我这么多的诗。”

“什么？我写给你诗？”雪川惊讶。

云霞的话就多了起来：“不是你写的吗？你看看，楚林送给我的诗，从第六首《每天想你》开始，每首诗题下都署上了‘雪川’的名呢，我猜想啊，这诗啊，从第一首开始就是你写的。只是从第六首《每天想你》开始，楚林转抄你的诗时，将你的名字也连着一块儿抄了过来。”

“其实，我早就认识你了。”云霞又说。

“其实，我也早就认识你了。”雪川说。

很自然地，云霞暗暗地和雪川约会了。水到渠成地，雪川和云霞成了一对真正的恋人。那个楚林呢，气急败坏，骂自己引狼入室，恨自己做了一个优秀的媒人。他哪里知道，雪川在写第六首诗时，已悄悄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可是，谁让这个楚林粗心大意，将人家的名字也抄了过去呢。

高中毕业晚会的时候，雪川第一个登上舞台朗诵自己的诗：

你望了我一眼，

我等了你好一年……

观众席上的云霞早已泪流满面。

高考后，诗人雪川以全镇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省城的师范大学。云霞呢，以三分之差落榜，成了县纺织厂的一名工人。就有同学替云霞担心，说人家是大学生了，你们俩的事儿怕是黄了哩。云霞不急，因为她每周三都会收到一首诗，一首从省城寄来的诗。那诗，当然是诗人雪川写来的。

师大毕业，诗人雪川的不少同学留在了省城大学任教。但诗人雪川一声不吭地回到了老家，在母校做了一名教师。第二年，诗人雪川和云霞结婚。婚礼上，雪川送给了云霞一个小集子，那全是雪川写给云霞的诗集。

结婚后的诗人雪川不写诗。他忙着自己的教学忙着自己的学生。不久家中有了女儿，诗人雪川也不写诗。云霞有时候就问他：“怎么不写诗了啊？”

“我的诗？早就送给你了啊。”雪川说，一本正经地。

诗人雪川每天骑着一辆老旧的自行车，接送女儿上学放学，时不时逗着女儿乐，成天笑嘻嘻地。

去年，我在一个杂志做文学编辑的时候，想看看雪川的诗，就向他约稿。他点燃了一支烟，连连摆手：“写诗？我每天都在写诗啊。我每天的生活，本来就是一首又一首的诗哩。”当晚，他请我到一个小酒馆，尽情地喝酒，喝了个痛快。

诗人雪川快五十岁了，和我同事，是个语文老师。

和喜

和喜不姓和，姓张。当周围的人喜欢一个人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简化他的姓名，三个字变成两个字，甚至一个字。和喜就是大家都喜欢的人。

但和喜不是一个公众人物，不像赵本山一样，全国人民都知道。他是我的同事，一个语文教师。同事见了他，叫他“和喜”；领导见了他，叫他“和喜”。年龄比他小近二十岁的人也叫他“和喜”，他一点也不恼。时间长了，学生也不叫他张老师，好多学生到了毕业时，还一个劲地叫他“和老师”。他呢，总是笑嘻嘻地回答。

笑，成了和喜的名片。笑声还没有传开来，他的神情早就是笑的样子了。不大的双眼用力地张开，脸上的几缕皱纹也没了踪影。我就疑惑，怎么人家笑的时候，皱纹是越陷越深，他却是将皱纹消化吸收了。他下巴上有一撮毛，我说“这胡须不是胡须，头发不像头发的东西，将它铲除算了”，他的笑容就没有了：“莫谈这事，这撮毛就是我和喜的标志。再说，身体须发，取诸父母，能随意去掉么？”

我和他共事几年了，从来没有看到和喜的衣服穿得有棱有角。刚毕业那会，他还穿着大学校园里的校服。周末放假了，衣物要带回家里去，他不知在哪捡到的一个蛇皮袋，将杂七杂八的物品一股脑儿往里装。然后，背着袋子，和学生一道挤车回家。有次走在大街上，被城管的发现了，以为是个捡垃圾兼乱拿东西的惯犯，被人撵了好几里路。到了要谈女朋友的年龄了，和喜先后买过几次新衣服。人家介绍一个女朋友，他就买一次衣服。后来衣服买了一大堆，女朋友没谈成一个。有人问起原因，和喜只说是介绍人工作没做好。有个介绍人就生气了：“约会都是我替你联系好的，难道还要我将她哄到床头了再来叫你？那我也用不着叫你了……”和喜听了也不驳斥，只是欣赏着他的一件又一件的衣服。他穿衣，常是一周换一套，但是换下的那套也是不洗的。等到了下一周，就轮着穿先前换下的那套。到了二三个月后，几乎每件衣服的胸口和袖口，都是油光闪亮的，可成当作镜子，照出人的影子。后来，终于有人介绍个女朋友，女朋友先不和和喜说什么，倒替他洗起脏衣物来。和喜一看，来戏了，这就成了他现在的妻子。

有了妻子，就有了儿子。儿子的出生并不顺畅。出生就得办准生证，但和喜说“我一生只生一个娃，还办什么证件？”便没有去办，学校工会找到他，非得让他的妻子去引产，他这下急了，连忙让妻子到乡下老家躲藏了一阵子，儿子终于是生出来了。和喜觉得不顺心，干脆来个纪念，给儿子取名：卡卡。说儿子出生被卡住了。有人就又和和喜打趣：“被卡住了，是不是你用力小了啊？”

和喜最好的朋友是学校刘校长，这话一点不假。刘校长当年不是校长，和他先后分配到这所学校工作，常常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和喜喜欢下围棋，一次上班路上，他看见有人下围棋，不由停住了脚步。既帮着黑方下，也帮着白方下。不想这样度过了一下午。和喜下午的两节课，自然也就是学生的自习课了。刘校长也喜欢下围棋。志趣相投的两人下围棋，一下就是一整夜。后来，刘校长成了校长，提拔了不少的干部，但就是没有提拔和喜。和喜一点也不生气，刘校长叫他来下围棋，他照样下个不停。刘校长想要悔棋，被和喜双手按住：“坚决不行！”

等到上课铃响起，和喜也不动身，刘校长就急了：“还不上课去？”和喜就说：“一盘棋，不下完怎么能行？”刘校长心不在焉，三下两下，惨败收场，和喜哈哈大笑。下午打篮球，上场防守刘校长的任务当属和喜。关键时刻，和喜双手将刘校长的腰团团围住，刘校长动弹不得，全场一片哄然。

和喜的脸上常年挂着笑。但常年挂着笑的和喜居然发了一次脾气。和喜参加工作快十年了，但总是在高一或者高二年级，从来没有上过高三毕业班。那次高二下学期，和喜的班级考试真不错，但暑假决定上高三年级的教师名单上又没有和喜。和喜二话没说，看见刘校长进了办公室，他也溜了进去，谁知他还带着一块大砖头，“砰”地砸在了刘校长的办公桌上：“为什么我不能上高三？”丢下了一句话，又如一阵风样地走出了校长办公室。结果是，和喜不但上了高三年级，还做了班主任。

那一年，和喜承包了学校的小卖部。因为学生可以自由出入学校，所以小卖部生意不是很好，眼看承包款都难以还上，和喜找到刘校长：“我不承包了，要退！”刘校长不答应：“你不是最不主张悔棋的吗？怎么了？”和喜就找学校领导一个一个地说，最后学校决定说可以退，但只是退还仓库中库存的商品。和喜高兴不已，说：“老刘啊，和你下棋我还是要悔棋的哟……”刘校长哭笑不得。第二天，学校到和喜仓库中去清理库存商品，一看，满满的一仓库。有人偷偷地说：“昨晚啊，有辆大卡车从省城拉了一满车货来了的……”

和喜嗜吃，吃还要吃好的，像梁山好汉一般，吃大鱼大肉。平常在办公室，谁带来了零食，都不会忘了他，叫一声“和喜”，不到五秒，和喜就来到了跟前，好像之前和喜就知道似的。当然，面包是和喜的最爱。每每到餐馆吃饭，点菜的事当然是和喜自告奋勇地去做。菜上来了，全是鱼肉。看着和喜一副贪婪的样子，大家不由地也饶有兴趣地拿起了筷子。几年下来，和喜的身材更加粗壮了，和他一米五的身高相配比，有人笑称他的三围为零，整个儿看起来，嘿，快成了个四方的身体了。

前天他生日，有人送来生日蛋糕，刚好他不在办公室。我就去教室叫他，一看，他正趴在一张课桌上，几个学生围着，他憋得满脸通红，教语文他正在给学生解数学题目呢。一听说有人送蛋糕，他就忙对学生说：“明天再给你们讲吧，我有事哩。”到了办公室，看见了蛋糕，却未见刀具。他用食指对着那蛋糕上的奶油只一刮，奶油便滑进了他的口中。我们哈哈大笑，他也哈哈大笑起来。

标签

那一年刚开学，高二（3）班的班主任吴老师就请了两个月的假，让林老师来临时代班。

林老师很高兴，做教师最高兴的是做班主任了，可以和自己的学生交流，真正体会到教育的幸福。做了十多年的老师了，他才做过两年的班主任工作。像个孩子一样，他满是喜悦地走进教室。和往常一样，他和学生们一起商量着怎样管理好这个新班级。林老师知道，在充分了解学生之后才更有利于对学生的管理。

一个月下来，还算是得心应手，学生们喜欢他，家长们欢迎他，都说他是个好老师。他更高兴了，自己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学校的流动红旗在他的高二（3）班里飘扬。就在得到流动红旗的那天，曾经带过这班的肖老师将他拉到了一边，小声地说：“林老师，你还是得注意点啊，你班上的文卉同学，他心理上有点小问题，得担心着，她高一时的班主任周老师硬是管她不住，有好几次，她差点出了问题了……”林老师听到这话一惊，他这是第一次听说这话。

第二天，林老师问了问班长。班长说：“是啊，文卉同学心理上应该有点问题，要不然，她为什么每周都要去见一次心理医生呢？”

他吸了一口凉气，心想，要是没有肖老师的提醒，怕是真要出事。

当天放学的时候，他将文卉同学留了下来。他细细地看了看她，是个白净腼腆的眼镜女生。他说：“文卉同学，你知道我找你有什么事吗？”面前的女生低下了头，小声地回答：“我知道，我的心理上有问题，您肯定是要找我谈这个问题。”

“你知道你心理上有问题就好，”他说，“以后，我会时不时地找你说说心理方面的问题。”然后，林老师为文卉同学讲了很多心理学方面的知识。文卉有时点点头，有时又不知在想些什么。

再次找到文卉同学来谈话时，林老师带来了不少心理学方面的书。他说：“你把这几本书看看吧，应该对你是有好处的。”文卉不知所措地点着头。

林老师很高兴，他想，用不了几次，文卉同学的心理上的问题肯定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还看见，文卉同学很认真地看着他带给她的书，还做了不少的笔记。可是，就在第二天，在他上课时，文卉同学猛然地站起来，用力地将自己的课桌敲个不停。他知道这是她的心理问题真犯了，忙着将她送回了家。晚上，下了自习，他还想着文卉同学，不知她现在状态好了些没有。林老师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文卉同学的家，他想他应该去说些安慰的话。文卉的爸妈也感激不已，连声说着“谢谢林老师”。

回到自己家中时，已经是深夜了。他就不明白，他这样留心文卉同学，尽可能地对她进行心理辅导，可是为什么没有效果呢？他计划着下一步是不是应该请个心理专家，和心理专家共同商讨一下这事才好。

正在他一筹莫展时，请假归来的吴老师上班了，林老师也回到了自己的班级，去忙自己新的教学任务。

两个月后，林老师想起了高二（3）班的文卉同学，就想找吴老师问问。吴

老师是化学教师，林老师在化学实验室里找到了他，他手中正摆弄着几种化学试剂。林老师就问：“您班上的文卉同学近来怎么样啊，还在上学没有？她可是心理上有问题的，我替您代班那阵子我可真没有办法。”吴老师皱了下眉头，说：“你说的是文卉同学？”

他点了点头，说：“是啊，您常找她谈心理问题吧，效果怎么样？”吴老师倒惊讶了：“文卉？很好啊，她根本没有心理问题的，不信，你去看看，活泼得很，这次考试，还得了个全班第三的好成绩。我也从来没有找她谈过心理方面的问题。”

林老师就更迷惑了：“怎么会这样呢？不可能吧。不少同学说过，肖老师也说过，她明明是有心理问题的一个学生啊。”

吴老师笑了笑，他拿过一个贴有“酒精”标签的玻璃瓶，问他：“你说这是一瓶什么东西？”

“酒精啊，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林老师回答。

“可是，这分明是一瓶纯净水。也不知道是谁粗心大意给它贴上了酒精的标签……”吴老师意味深长地笑着说。

唐善龙

好久没见到唐善龙了。

他是我第一次带高三年级时的学生。那时刚一分班，就有老师大声地叫：“不知哪个班收留了唐善龙哩。”我应了声：“是我的班。”

“那你倒霉了。”几个老师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说开了。

“这个学生，说起来成绩不错，其实他抽烟，喝酒，打架，逃课，真是无所不为……”

我不去理会这些话。学生也还只是学生，我心里想。我又看了看唐善龙的进班名次，第52名。

第二天上午学生进班，果然，唐善龙没来。我去查了查他的家庭联系方式，居然没有电话，只在地址栏留了“民主街”三个字，心想这下家访也不成了。开学一周过去了，就在我们都以为唐善龙已经辍学了的时候，教室门外来了两个人，唐善龙和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拿着半截竹棒，向着我：“老师，这下我把他请到了学校，竹棒都打断了……”同学们哄堂大笑，唐善龙一言不发，走上了最后的一张座位。

第二天，我找唐善龙谈心，我动用了我的三寸不烂之舌。若口婆心说了一箩筐话，可唐善龙像截木桩，总是一言不发。我有点恼火，说：“你是不是男子汉，啊？”

“是！”唐善龙大声叫道。随后，又小声说：“请给我支烟。”我一惊，还是从衣袋里抽出一支烟给了他。他很自然地拿出了打火机点燃。我发现他的眼睛里布满血丝。

“昨晚没有睡觉？”我问。

“嗯。”

“做什么？”

“看小说，看了一整晚。”

“什么小说？”我又问。

“《老人与海》。你看过没有？我这是第五遍了。”他吐着烟圈说。

“知道吗？”他又说，“一个人是不可能被别人打倒的，只有自己被自己打倒。每次看《老人与海》，我就有一股无穷的力量。”他啪地扔了烟头，用脚狠狠地踩了踩。

“我不会再让您操心的。”唐善龙说。然后，一步一步稳稳地回到了座位。我听见，他说了一个“您”字。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给他一支烟，现在也不明白。不过，从那以后，唐善龙再没有抽烟，再没有逃课。打过一次架，是校外的小混混在班上找女生，被他拳脚交加地赶出了校门。

“没想到个子不高的你有这样的身手哩。”望着他受伤的胳膊，我说。

“个子不高，浓缩了精华，浑身是胆哩。”他笑着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笑脸。